首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面世记

◆ 李保传

“神仙会”上的好点子

20世纪50年代，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美影厂”)的动画艺术家们在创作过程中,经常开展艺术讨论活动。在讨论的过程中，大家无拘无束，像神仙一样边喝茶边聊,故此被称作“神仙会”。

1959年秋天的一个下午,“神仙会”上大家竟相讨论着一个话题，那就是能不能把中国传统水墨画的艺术形式搬上动画银幕。前美影厂总工程师、国家一级摄影师段孝萱则回忆说:“最初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当时有人去国外访问,看到了美国把油画搬上银幕,国外各种美术风格形式都可以用动画来表现。我刚好在业余时间学国画，就异想天开地向特伟提出，能否搞出水墨风格的动画片？阿达(徐景达,动画编导,美术师)和我的这个想法不谋而合，于是我们就联手把水墨动画的试验作为技术革新的项目,正式报给了厂里。”

然而,将水墨画搬上银幕,在当时确实遭到不少人质疑。毕竟,传统动画技术以单线平涂为主,然后按照电影胶片24格逐格拍摄,在造型和设色方面比较容易把握;而传统水墨画是画在专用的宣纸上的,其特点是不靠轮廓线条来造型,墨色浓淡虚实,变化万千,意境深远。要使其“动”起来又不失其墨韵,必须突破原有的绘画工艺,其困难可想而知。对此,段孝萱说:“虽然要表现出水墨的渲染效果确实很困难,但我们是初生牛犊,没有畏惧。”

几个月后，在全国大搞技术革新的背景下，水墨动画的创作话题再次被点燃起来。“当时要求各个单位从各个方面都要提出一个革新项目出来,我们美术片提哪个项目？搞什么呢？大家出谋划策,提了很多关于技术革新方面的项目，但是其中最诱人的就是把水墨画搞成动画片。”特伟如是说。

1960年1月20日,由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中国美协、美影厂联合举办的“美术电影展览会”在北京举行,概括介绍了新中国美术电影事业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发展和成就。1960年1月30日,农历正月初三,陈毅副总理在得到夏衍的汇报后，专程与夫人张茜一起带着孩子前来观看。时任美影厂副厂长的卢怡浩带领工作人员向他汇报了我国美术电影事业的发展概况。当得知厂内青年创作人员正在试验将齐白石的国画搬上银幕时,陈毅高兴地说:“只要你们提出需要,我动员全国力量帮助你们。”

从一只青蛙开始的水墨动画

1960年3月，厂里正式成立了水墨动画三人试验小组,徐景达负责人物背景设计、吕晋负责绘制动画，段孝萱负责拍摄和洗印技术。4月初,在一条黑白底片上直接得到的正象水墨动画效果，齐白石笔下的青蛙在银幕上动了起来。

“水墨动画最初是在一条胶片上，是从‘一只青蛙跳水的动作’开始的。这个时期主要是我跟徐景达一起搞的。”段孝萱回忆说,“我记得我们搞出来以后，是我洗的这条胶片。洗好了就马上烘干拿到放映室去放。”段孝萱在暗房里冲洗胶片,特伟、卢怡浩和参加试验的同事们则坐在外面等候。大家翘首以盼，屏住呼吸，待到屏幕上的那只青蛙真的“动”了起来,全都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兴奋地欢呼跳跃起来。“行啊,还是有点味道的,可以再试下去。”特伟鼓励大家说。

随后，美影厂领导组织全厂动画片力量进行比较大的规模试验,厂长特伟、副厂长卢怡浩和总技师万超尘、钱家骏参加指导,动画组由唐澄负责下设四个片段小组，把试验扩展到国画中的其他小动物的角色上来。其中,鱼虾绘制组有邬强、戴铁郎;青蛙绘制组有徐景达、吕晋;鸡绘制组由唐澄、浦家祥;马绘制组有矫野松、严定宪;摄影有段孝萱、游涌和王世荣。在拍摄的那段日子里,作为组长的特伟几乎每天都泡在试验室里，和大家一起讨论每一个环节。他告诉年轻人:要使齐白石的画动起来,先要研究齐白石的画。并且,要让这些青蛙、虾、螃蟹、雏鸡等小动物活动起来,又不失齐白石的笔墨技巧，保持水墨画的墨韵特色,才是影片的关键之处。同年5月底,一部可放映十分钟的《水墨动画片段》制作完成,包括《鱼虾》《青蛙》《小鸡》三个片段,从此宣告了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水墨动画在技术上试验成功。

筹拍《小蝌蚪找妈妈》

《水墨动画片段》完成后,美影厂考虑制作成片。摄制组找到一本1959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优秀低幼读物《小蝌蚪找妈妈》(原著方惠珍、盛璐德),特伟非常喜欢这个故事,认为它简单吸引人;另外,故事中的很多形象都是水墨画中常见的，并在此前的《水墨动画片段》中试验成功,因此认为它很适合拍成水墨动画片。于是,摄制组根据拍摄要求,对原著进行了必要的改编后正式开拍。特伟担任艺术指导,钱家骏担任技术指导。影片中的许多形象取自齐白石的作品，比如小蝌蚪即出自《蛙声十里出山泉》(1951年,齐白石为作家老舍所作)。但也有例外:这部黑白动画片中唯一的彩色形象是被小蝌蚪误认为妈妈的金鱼，而那条尾巴像轻纱般透明摇摆的金鱼的镜头设计则出自著名动画导演、动画设计戴铁郎之手。特伟回忆，当年在创作《小蝌蚪找妈妈》时,其他的动物形象比较常见,但齐白石是不怎么画金鱼的,这样的话,金鱼就要动画设计人员自己设计，还不能脱离齐白石的风格。有趣的是,片子制成后送到捷克斯洛伐克参展,展后拷贝寄回国内,金鱼的片段却消失了。经查,由于制作精良,这一片段被主办方剪下来留存了。

负责小蝌蚪这一形象动画设计的是林文肖。一群由黑点组成的蝌蚪,虽然没有被赋予表情,但她相信,只要通过细心的观察还是能够理解小蝌蚪的“感情”的。她甚至在家养起了小蝌蚪,出神地观察它们,对于这些小蝌蚪高兴时如何游、疲劳时如何游、受惊时如何游、饥饿时看到食物如何游，甚至把它暂时捞出水面,过会儿再放入水中又如何游,等等,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她塑造的小蝌蚪天真活泼、栩栩如生,通过它们游动的队形变化和动作的快慢节奏表达出一股细腻的情感,确切并富有创造性地把导演的创作意图体现了出来。

水墨动画片的制作过程不同于单线平涂的动画片,整个制作过程既烦琐又耗时间。原画师和动画人员在影片的整个绘制过程中,始终用铅笔在动画纸上作业。一切工作如同画一般的动画片一样,原画师设计主要动作,动画人员要精细地画好中间画，不能有半点差错。画在动画纸上的每一张人物或者动物,到了着色部分都必须分层上色，分别涂在好几张透明的赛璐璐片上。

水墨动画片的奥秘都集中在摄影部门。经过反复试验,段孝萱总结了“大虚、中虚、小虚”标准,按此标准绘画、拍摄出的画面能更逼真地呈现出水墨画的质感。比如画蝌蚪,黑蝌蚪就用小虚，灰蝌蚪就中虚，尾巴都用大虚,再运用多次曝光的方法拍摄。也就是说,我们在荧幕上所看到的最后还是靠动画摄影师“画”出来的。工序如此繁复,仅用在一部水墨动画片的拍摄时间就相当于四五部同样长度的普通动画片的时间总和，还要加上描线工、着色工等不同的分工合作。就这样,拍摄成员们以厂为家，夜以继日地经历着无数次的失败、再尝试、再失败、再尝试的过程,直至最终取得成功。1960年7月5日,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摄制完成。

影片的成功摄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是动画片历史上的一个创举，同时也宣告了一个全新的片种在中国美术电影的大家庭中面世。该项动画制作工艺被列为国家保密技术,并获得文化部科技成果一等奖、中国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在国际动画影坛更是屡次获奖。漫画家华君武说:“看了水墨动画,教人拍案叫绝,无案可拍,只好大鼓其掌。”法国《世界报》评论这部影片时赞扬说:“中国水墨画,画的景色柔和,笔调细致,以及表示忧虑、犹豫和快乐的动作，使这部影片产生了魅力和诗意。”(摘自《纵横》2016年第8期)

傅海澜传

董煜

40.发现自己怀孕了

家里冷冷清清，大姐辅仁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母亲、二姐和弟弟去了南京,李妈死了,李春也回了老家,昔日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所剩无几，海澜有点后悔当初跟母亲顶撞,那么坚决地搬出家去,于是给父亲发了一封信,说自己想家,也准备离开海斯。不久,有位南京的官员回北平接怀孕的太太，受傅泾波所托,把海澜也一起带回了南京。

1949年4月3日，司徒雷登的日记上写着:傅海澜从北平抵京(南京)。见到海澜,司徒雷登很详细地询问了北平的情况。海澜说,解放军用的都是空心炮弹，所以北平什么都没毁,还跟以前一样。司徒雷登又问,老百姓对共产党什么反应？海澜说,很欢迎啊。是的,别说那些穷苦的老百姓，就连海澜自己也是欢迎的,砖塔胡同20号虽然没住部队,但有进步学生租了房子住在里面,他们早出晚归,工作勤勉,有时煮了小米红薯粥还会给海澜端一碗去。听了海澜的话,司徒雷登沉思了很长时间。

初从北方来到南京，海澜根本受不了南京的闷热,晚上连觉都睡不着,吃饭也没有胃口,一看到鱼腥就反胃,被细心的父亲看出了端倪。海澜发现自己怀孕了。

当时,解放军已作好渡江准备,南京城里一片混乱,为了家人的安全,傅泾波给上海的朋友打电话,希望让家人去上海暂避。车到上海,郑介民来接,让刘倬汉母子在他家安顿下来。郑介民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历任军统局局长、保密局局长等职,上海已临近解放,他心绪不宁,日夜收拾文件资料准备逃离,虽然安排了一个佣人照顾傅家亲眷，但住在那里刘倬汉总觉得不安,住了几天后,又搬到聂家。

聂光坻是上海道台聂缉槼的孙子,曾国藩的外孙。聂家后代都是办实业的,创办了恒丰纱厂,拥有占地几十亩、中西合璧、非常现代的海派园林“聂家花园”，是上海著名的豪门大户。聂光坻曾就读燕京大学,跟傅泾波关系很好,于是把刘倬汉一家三口接到愚园路居住。

愚园路由聂光坻妹妹一家住着,宽宅大院,多几个人根本不觉得,且聂光坻经常探望,照应到位,日用物品一应齐全,所以虽然客居他乡,并无不便之处,唯有自由惯了的海澜觉得寂寞,兵荒马乱,再加人生地不熟,所以母亲严禁海澜和履任出门，海澜只能整天趴在窗户往外看。街上都是从前线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官兵,个个蓬头垢面,有时渴极了,就喝路边阴沟里的脏水，看得海澜触目惊心。越往后,枪炮声就越近,刘倬汉禁止海澜再呆在窗口,生怕被流弹打中,以后,连吃饭都搬到过道里,因为过道有厚厚的砖墙,子弹打不穿。

5月27日,上海解放。一家人何去何从,需要有人来拿主意,6月11日，司徒雷登通过燕大学生黄华获得了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的批准,与傅泾波双双飞到上海。那时,傅泾波已确定将随司徒雷登去美国,刘倬汉在南方实在待不惯，坚持要带着儿子去北平守着那个家,剩下的就是海澜了。父母虽然当初不赞成,但既然已经怀了海斯的孩子,那就结婚吧。

海澜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已经结婚了”。看着她拿出的红纸,司徒雷登啼笑皆非,他告诉海澜,你们没有经过美国的法律程序,美国是不承认的,还必须按美国的法律再结一次婚。司徒雷登答应,他一定千方百计办妥此事。

司徒雷登与傅泾波重返南京后,7月7日，刘倬汉母子三人也在陶履中先生的陪伴下从上海来到南京,稍住几日,又共赴北平。

海澜不打招呼就离开了，海斯正急得乱转,见海澜返回,并得知还怀了孩子,高兴得忘乎所以。二战期间,很多在海外服役的军方人士都娶了外国新娘,在司徒雷登的帮助下,北平领事馆按照美国关于“二战时期的新娘”法案,为海澜和海斯补办了结婚手续,从此,海澜便有了个新名字,HelenF Hays，不日便可随夫飞往美国。刘倬汉则带着履任留在了砖塔胡同。

那段时间，司徒雷登几乎成了走麦城的关羽,中国和美国都是他热爱的国家,他希望两个国家能友好相处,但是,两个大国之间,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利益,分歧何其大也,所以,尽管他为此耗尽心血,却落了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夹起皮包走路的结果。

老人相亲角

李俊伟

3.代母征婚

高老师的呆气上来了,脸涨得像猪肝一样红,挥着拳头,大声说:“你,灯泡师傅说的是什么话。婚姻的本质是爱情和责任,是精神性的东西而不是物质化的房子。我,老子没有房子,不能再婚,儿子没有房子不能结婚。老子让出房子不能再婚,儿子有了房子结了婚。儿子比爷大,房子比儿子还要大。房子为大,房子为王,满口喷粪,胡说八道！”

灯泡师傅被奚落了一顿,也被激怒了，发火说:“没有房子要娶娘子,做梦娶媳妇想得美。”说完把刚才收下的十元钱扔给了他,挖苦地说:“给我十元钱,想葱姜搏大闸蟹,三十六档算盘不要算得太精了，去吧,去吧。”灯泡师傅挥挥手,又像赶苍蝇一样把高老师赶走了。

高老师捏着十元钱走了,他的征婚结束了,但是他的桃花运并没有随之消失。

半个月以后，一男一女两个小青年来夕阳红摊头，灯泡师傅要把他们轰走:“这里是为老头老太介绍朋友的,你们轧个啥格闹猛？”那个女青年指了指自己的胸衣，又指了指对方的胸衣。胸衣上印了四个字:为母征婚。这是两件花了钱特制的T恤衫，商店里是买不到的。

灯泡师傅愣了一下，太阳从西边出了,相亲角里都是白发人为黑发人操心,如今颠倒过来了。他问道:“你们是她的谁？”男青年说是他的儿子,女青年说是他的媳妇。灯泡师傅问:“为何代母征婚？”他把双目转向女青年,逼视着她。男青年把上身倾斜过去,挡住了灯泡师傅的目光，回答道:“老爸死得早,我妈好不容易把我拉扯大。现在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但妈却很孤单。我妈年龄不算太大,刚过六十岁,我们劝她找个伴,伴伴老。她说一个人过惯了,不想再成家了。我们做了好久的思想工作,总算做通了,就到相亲角代母征婚。”

灯泡师傅是相亲角的老资格,又是社会大学的老法师，不会轻易相信这几句冠冕堂皇的话，继续问道:“你要求男方有婚房吗？”这是句抓住命门的话,也是句试金石般的话，代母征婚的动机可昭然若揭。

男青年答:“我们要求男方有文化涵养,人要老实,对母亲要好,这是主要的,婚房有和无的问题是次要的。”这个回答是模棱两可。灯泡师傅理解为男青年要吃十全大补膏,既要房好,更要人好,如果房好而人不好是不能考虑的，他比只要房子好的人更难捉摸啊。

灯泡师傅眼珠一转,从另一个角度提问了:“你家住哪里？”男青年回答:“住在静安区华山路。”灯泡师傅听了一惊,华山路是高档住宅区。过去住在这里的人,非富即贵，尽管经过几十年的大浪淘沙,这里的富家后代已是微乎其微了,但饿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依靠旧的大洋房还能过上富裕的生活,脸上还有着上只角的贵人相。华山路老洋房是这些富三代、富四代的命根子唷！

灯泡师傅已猜出八九分了,他旁敲侧击地问:“华山路老洋房又涨价了,疯涨了,是吗？”男青年说:“是啊,一间放汽车的汽车间已涨至200万了。”灯泡师傅顺着他的话头说:“你家的房子搭进了涨价的大巴士也跟着大涨了。”男青年说:“我家的房子有三间,朝南的,前面是个大花园。汽车间涨了,我家房子也涨疯了。”女青年用手肘捅了他一下，还乜了他一眼,暗示他不要露底。

灯泡师傅都看在眼中，心中已全部明白了,三间房子的掌权人物是那个女青年。他再看了女青年一眼,妖妖的脸,细长的眼角,一对眼珠子乌溜溜的,很活泛,也很狐媚。忤逆儿子的背后一定有个狐狸精般的媳妇。“代母征婚”是打着孝母的牌子赶走老母,抢夺洋房,这个坏点子就是那她想出来的。灯泡师傅不仅明白了,也看透了,他的脸拉得长长的,暗地里也长长叹了一口气。

女青年已看出了他的表情变化,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100元的大钞,悄悄地递了过去,说:“师傅,辛苦了,请多多关照。”